續古文辭類纂

序跋類一

朱梅崖樂閒圖序。

吾師翼堂先生屏居於野者六年今年春　天子南巡復先生故秩得歸休先生喜其罪之見諒於　上且恩加寵命而不責其後則是公子之以榮而又便其私也既感而泣而又重念以朝夕思愆之身從是遂得釋然自放於鹿林雁湫斷橋紆嶺水竹之翳雪月之映杖行舟涉入深出高天地為之加曠景物為之加麗蓋有得於君之樂獲無事之閒此其所以俯仰而無不自得也因命畫者繪為圖而詩歌聚之夫忠臣委身於君遂有不得已之義雖偶絓吏議不敢以為文法之加而必痛其罪咎之積此先生屏居六年未嘗自以為閒也既而　天子親加湔雪不待人臣之自明若以為無愧其官者而還之秩夫人臣於官日

省無愧然不敢自信也　天子以為無愧斯無愧矣故志慮得以自廣夫既委身　天子則身為　天子之身股肱雖痺未嘗忘良也耳目雖竭未嘗忘繼也　天子以為可休斯可休矣故筋力得以自私若是者乃先生之所謂樂先生之所謂閒也豈比夫枯槁沈溺之士忘大義之無所逃取一身之佚畢婚嫁之私計樂名山以徜徉也哉雖然先生年五十一正古人服官政之年韜櫝治器未竟其施乃穨弛朝服黑髮堅齒與二三野老磯釣岫遊盤蒔酣嬉以消其精悍之氣則先生之樂或非天下士之所願也夫

朱梅崖道南講授序

安淨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稱濂洛關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

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諸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迨明以來詘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襲其宏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閩學如作室然洛二程氏所受廛者也龜山廛务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間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鏤雕之巧金碧髹堊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歟先生是書採羅李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已意

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於是書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絕瑕玷往琇嘗四謁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朱梅崖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池十里合衆流谿石阸之水始怒轟豗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恒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錯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溪上聲

多松楠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因至水潺[illegible][illegible]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闋而奏筦[illegible]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籟隕沙頹瀟屑有聲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杵機杼雞犬之鳴吹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鈞園家谿上

投徙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鈞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淼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為莫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鈞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鈞園詩以為得高岸深

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附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濡諷誦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翁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彭尺木南畇先生遺書後序。

嗚呼道之歧出不統久矣宋之世朱與陸分涂明之世王與羅異轍爲其徒者各峻城塹操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未已譬如父子兄弟散處異國倉卒遇於疆場之閒以音聲面貌之不相識奮死力闘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當明之季爲朱子之學者有梁谿高子高子之學由悟而入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於古經雖

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於我朝夏峯孫子睢陽湯子始有志於微兩家之弊觀其會通上溯孔門並行不悖之指而於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排擊王學爲功又因王子而並罪高子自是王學既衰而爲朱學者亦日陋夫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爲心也而後之言心者且以虛靈爲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會大父南畇先生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達於孔氏既有以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隨陸子之說日出不休也於是著陽明釋毀錄至公擔荷之勇進修之密具見於密證錄詩賦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勤乎盖孫湯之繼與紹升幸承

餘緒檄與同學友汪縉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爲一編以諗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服討者矣

先謙案南昀先生名定求康熙丙辰狀元官至侍讀

彭尺木讀史記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爲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者任德而不任刑觀於孝文之世天下

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嗚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間也及其後雖以孝武壞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姚姬傳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丘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

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蔡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簒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姚姬傳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鎭横武夫暴興而國綱移

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爲歎一人而擬立之帝三焉實應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討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而康謝藴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刺郡符間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周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遼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抑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

焉可也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

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學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歟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

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誠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成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帥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泰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

既收攻柄除慝掃姦屢進嚮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擢
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
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坤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坤
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坤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
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坤已大
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
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
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
言當和坤益嫌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語則凡軍機勞
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敝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
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人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
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
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贈君子之

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志士立身如君誠不徒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感激淋漓

姚姬傳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游草者是也雖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

京師願稱許以爲可役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遊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窯厰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爲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與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嘗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

[illegible]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飛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為古今所不易有予賴乃俾人鈔為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飛因為之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為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為十卷蓋雄本書為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為八十一首以擬彖傳為元測以擬爻傳為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攡元瑩元棿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序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為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訓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

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自苟難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與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

慝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暨亂本眞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閒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奕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竊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憖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

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焉甚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始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諱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祕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彖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彖傳非擬彖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彖元有首政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旣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

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鼐接者十餘人鼐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卒不得見若瑩溪宗伯龔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閈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淸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眞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端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

繇吾將舉是編爲里之蓽士勸焉

姚姬傳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秉時或踰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宀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那伯文同年文好皆爲翰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湯君綏叔其人尤樸直好學是時綏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綏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綏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槪受教惟謹余又因綏叔識仲絜焉綏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

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出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君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尚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乃取其文删定君于首其時叔亾緩叔皆已死圃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眾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禮箋序

有大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愼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務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為不可易者亦有向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為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執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學好古能遊覽者各考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為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過索其書讀之其考訂古今皆詳覈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

水左右本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治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盤環道躋岱廼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迤邐相接翁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悉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文特春容而飄灑神明於法者自得其妙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

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賈士困於窮約隸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黠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攘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財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絀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其何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薇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姚姬傳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畧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辨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蠭出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

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寀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埶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

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刪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顯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時多在漢獻晉惠愍間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

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尚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

興師十為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對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峭折

得綮非四書通義後序

嘗讀太史公書謂自古著書者大抵有所發憤而作也嗚呼豈非然哉昔吾家西麓公生於明之季世以天啟壬戌選貢歷任至福建海防同知當是時天下已亂所在盜賊蠭起公所歷不出佐貳之職至則謹斥堠繕城守招集流亡倉皇補苴而已又多與上官忤既知事不可爲遂棄官歸公歸踰年而明亡矣公之在官憤當時內外任事者皆不得其職著聞見錄一書每稽一職必由歷朝上溯之周

官六典而折以本朝太祖之法度以明稱是職者之不易而當時冒居其任者之非其人朝廷亦視爲故事而若不知有祖制也一篇之中反復致意焉及歸又謂國家以經義取士原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憤當時習斯事者失制科本意因著四書通義一書鉤稽史傳旁推交通而爲之說雖其義時與儒先異而意在反末季空疏無用之學歸諸實用其志深可悲也蓋自經史分門宋眞文忠公著大學衍義以史證經而明邱文莊公爲衍義補王道思氏嘗謂二書所取純駁不可同論而歸於進御以資勸戒俾有補治道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一也公生當末世居下位不得致身人主之側陳說大義於經筵發憤爲此不欲使昔聖昔賢垂世立教之旨爲後人口耳講說攫取榮利之資敗壞人才無以爲國家用雖其爲書之體固有

異於二公之所爲者而其心亦何以異於二公勞苦忠憂之心乎公此書成又綴數語於端曰吾之爲此蓋憤士無實學壞天下國家事負昔聖昔賢立教之心欲讀者知因子書固非空言無實用者耳後世子孫當謹藏之以俟知者嗚呼公既負其學不見施設及歸又以選民愁苦幽隱陝不得有道而能文者表揚於世其行世論說不見諸史氏聲光闇汶湮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能名公爲何如人也幸有其書之存小子竊不自揣欲暴白公之心迹章施無極勉爲此序庶幾後世讀公之書者既有以知公著書之心而考諸小子之文亦可以得其爲人之大概焉公所爲聞見錄其裔孫某爲福建縣令時已刻以行世名曰仕學全書今又刻公此書板並藏之家公諱論字孔壁姓魯氏江西新城人晚年隱居邑西西靈峯之麓自號

西樵釣叟公有弟諱訓字述之初爲諸生旣而與公偕隱自號西溪仕隱西溪之裔也

姚姬傳曰不逮子固先大夫集序之雄渾然自明鬯

吳殿麟方立中夫子時文序

嗚呼此吾師立中先生之遺文予小子奉爲規矩者也始先生館予家塾予時方稚昧偕從昆弟執經侍側日聆先生之訓誨而歆誦其文章意氣甚盛以爲世人無此樂也先生貌癯而氣清話言溫溫不見鋒穎而直方內蘊智略絕人其所爲經義探孔孟之旨窮六藝之源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然而屢試於鄉皆不遇先君子最重先生相對歡甚嘗冬寒篝鐙夜飲酒三行先生忽長吁淚下先君子怪之先生曰兩人髮皆白矣曰難言也回顧小子提壺侍飲於旁方總角改容笑語先君子曰他日成我兩人志

者其此子乎時先君子已嬰末疾歲餘矣泣然謂曰異日子辱先生吾不能待兒壯大矣於是兩人相對泫然淚下竟罷去其後先生卒困於諸生以歿生平所爲文章不自秘惜半皆散亾今其存者粲然可觀也小子定謹泣而序之俾先生之子石輔藏之自先生既歿之明年先君子亦溘然長逝一時共學之人或夭死或謀食他方迄於今無一人復讀書於塾者嗟乎文章與道德相表裏孝弟道德之本也定聞古之能孝弟者能終善者也父師既歿事生之禮無所施矣成父師令名所以事也定既壯祿祿無殊能尙何足語此哉每發先生之文誦之恍見先生東嚮先人西嚮若嗟諮誡於明鏡風雪之地有餘悲焉

俾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逵甫應

逵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
孤　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撤吏部復
往浙就吏過逵甫逵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序其後
九老會者逵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
宜祿壽子孫於燕閒爲會以祈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
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昔於是知逵甫之賢爲
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
爲天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
以爲高其進也將以求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
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逵甫未
通籍其高尙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愼爲國
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
之[illegible]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皆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

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儆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苟無以復見逵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逵甫之益我也已

惲子居書張耳陳餘列傳○○

穀粱子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慎於文辨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慎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譖曰吾王孱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吭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人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

筆力雄大而識足以緯之

惲子居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自菴先生云心思獨到

惲子居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例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即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即

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邪敬反復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許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於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於吳魏也其書目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先主備而於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

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遒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張皋文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與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

求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愼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證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illegible]

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斠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藁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孰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

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傳物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疋之功不可廢也夫

陸祁孫七家文鈔序

嘗論賢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薄卿相而不爲者矣夫文之爲道非所云一端者耶然而廬陵眉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僅得震川荆川遵巖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雖劉王而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信況其他哉我　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峯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烜坱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厓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

嘗自荊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起於陂塗以攻一時之學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澂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荊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差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皆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

點定二子之文又與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厓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緇軿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編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 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韋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序跋類二

姚石甫戴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於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乎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競以詩人震爍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開所責於吾身甚衆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於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於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

聲出金石滿天地卽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思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可伸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輒鳴於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於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愚講求格律後學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爲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爲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諄篤自好方

力於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詩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之越二年乃相識於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衍矣留此說以質香石無亦有窈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舊本三卷四庫本四卷)周易考異一卷(附稗疏後)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考異(有目未見書)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舊本二卷四庫本四卷)詩經考異一卷(附詩稗疏)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舊本二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

文名授生講義諸四書稗疏二卷書本一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四書詳解未見說文廣義三卷　凡經類二十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大行錄未見　凡史類三部已見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近思錄釋未見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呂覽釋未見淮南子注未見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搔首問未見龍源夜話　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未見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三藏法師八十規矩論贊　凡子類十七部已見十二部都五十一卷未見五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卷一論三首俲符命一首連珠三十五首卷二傳二首行狀二首墓志銘四首記一首卷三序五首書後二首跋一首卷四賦一首尺牘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illegible]

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像贊一首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八則薑齋詩集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六遣興詩卷七和梅花百詠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詩卷十倣體薑齋詩餘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卷三瀟湘八景詞薑齋詩話三卷卷一詩譯元附詩經稗疏後卷二夕堂永日內編卷三南窗漫記憶行未見薑齋外集四卷卷一船山制義卷二船山經義卷三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卷四龍舟會雜劇舊目又有買薇稿潸濤園初集二書未見殆亦詩文集也附識其名於此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八代詩選未見四唐詩選未見凡集類十部已見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

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鋟木嘉惠來學以是强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讐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

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借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綫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如馬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敝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晞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恆

儒空談心性遂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剌取先儒刪落蹐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晦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

者以易姓先生嘗題其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
甲申後崎嶇橫蒙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
翔出依邢豕旋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
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
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
生同里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
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
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
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並聳朝廷干旌在野雖
際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 天子動容
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迹人間席棘飴茶
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歿
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敔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

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嘗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裒輯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聲光炯然

鄧湘皋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嗚呼有明疆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其矣襄愍以剛烈孤

憤之心處跋疐危疑之地迄今讀其奏疏書揭凜凜猶有生氣我　高宗純皇帝翻其曉暢鉅事爲明代巨擘摭覽遺文憮然太息特詔求熊氏後而予以官遂使勝國孤臣起沈霾而光日月仰見　高宗天地之量卓越萬古而襄愍孤忠大節所由動異代　聖人之睿鑒者益可思已夫襄愍再起經略時明事已潰裂不可收拾卽毅然委以殘疆其能轉危爲安與否尚不可知乃遙制旁撓傾陷叢起殺纖大獄傳首九邊疆事旣敗國祚隨傾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痛恨於神熹之際也余增輯大將以襄愍與方逢時梅之煥並列之煥風采機略爲襄愍所服而卑於文法屏之外然不盡其用逢時之才豈有加於襄愍而史稱其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功名與崇古相亞時稱方王夫同一邊臣才地相近而成敗禍福相反若此則以其時江陵

當國逢時所處爲獨幸耳嗚呼孰謂文忠之功可少哉

周星叔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歐陽子始爲正統論凡七篇章子非之蘇子是之其所爭者魏也晉梁也後唐晉漢周三子者無異論焉歐陽子晚乃刪爲三篇其說曰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則黜魏而并絕五代蘇子所謂序其可得以存教者歐陽子終弗與也蘇子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誠有天下也與之可也魏五代實則未能有天下也歐陽子之絕東晉甚矣歐陽子欲其統之絕而可續也東晉不絕隋不續繼東晉者宋齊梁陳也與東晉而不與宋齊梁陳則無終與宋齊梁陳而黜後魏則隋無始夫魏不能有漢東晉不能有晉漢晉無終可也宋齊梁陳實有東晉東晉無終不可也以晉續漢晉不

獨有魏以隋續晉隋不獨有後魏晉隋則不惡其無始也與東晉以及宋齊梁陳而黜後魏隋則惡其無始也蘇子序其可衡者六至於晉隋之閒蘇子亦不能有所與也然且周與魏何也漢之魏猶唐之五代蘇子與五代宜無詞以絕魏然且周與五代何也蘇子以五代爲宋始也夫宋之續唐猶隋之續晉晉之續漢宋不惡無始也歐陽子之修五代史也爲宋故尊周以及梁唐晉漢猶晉之陳壽不容不帝魏也然三國并志壽猶不以正統與魏而歐陽子於史則尊之至論正統終絕之則宋不惡無始也且均之無始於宋則惡之隋則不惡之於後魏則不與五代則與之宜歐陽子之不安而終變其說也雖然歐陽子之多所絕尊正統也而晉隋與焉歐陽子之與亦已輕矣曰是實有天下曰有天下則已爾何必正統

論說曰七篇今載外集曰原正統論曰明正統論曰秦論曰魏論曰東晉論曰後魏論曰梁論三篇載居士集曰序論曰正統論上曰正統論下附或問一篇其序論首曰臣某言末曰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云云蓋嘗以進呈者歐陽子之定論也外集又有正統辨上下二篇不知作於何時七篇序正統與蘇子同三篇黜魏五代二篇則堯舜三代後獨取漢唐而已大抵歐陽子之於正統屢變其說而所取愈狹蓋尊而名之曰正統固不得輕與也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矣

按正統辨二篇其文不類歐陽子作疑編者誤收

周星叔再書正統論後

晉之東末有絕之正統者絕之自歐陽子歐陽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歐陽子不絕東晉矣惟歐陽子不絕東晉

蘇子亦不固與魏而退蜀漢蜀漢之上繼兩漢也自南宋
也前此東晉將有習鑿齒之漢晉春秋矣人以鑿齒爲東
晉故也至歐陽子并東晉絕之矣蘇子又固與魏矣二子
外司馬温公又帝魏而寇之矣皆非與也蓋至南宋而後
與之決矣夫南宋之爲宋其可哀矣南宋之人求之於古
有東周矣幽王之弑也太子即位自西徂東猶是王畿千
里之內天下宗周未之有改則非南宋之比也其下後漢
後漢能誅莽而一天下又非南宋敢望也南宋不如東周
後漢而猶賢於蜀漢故亟與之其下東晉東晉則眞南宋
之比也又其下則後梁與北漢則南宋亦不屑比也元人
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
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則甚矣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
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夫遼之爲遼

蓋非五胡之比矣嘗助晉滅唐而臣晉矣又滅晉而暫主中國矣然宋能一天下而遼獨有燕雲以此不如後魏故曰遼可而金暴起於宋之末故曰於宋可也南宋之不得不別於宋也猶東晉之不得不別於晉也論其地則比於東晉而優於蜀漢較其德則蜀漢初不爲魏屈東晉初不爲五胡屈南宋媿之矣而金之視後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或者欲比於夫子之抑吳楚過矣吳楚自王其國耳周之爲周自若也夫子作春秋不必爲吳楚若吳楚雖微夫子抑之後之爲史必無有以吳楚擬周者也吾故曰非公論也或曰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若是哉

周星叔書蘇文定隋論後

甚矣蘇氏之好爲高論而不顧也天下大器也古之聖人誠不役天下之利以與生民以固社稷子孫萬世之計未嘗不兢兢焉故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自視眇焉而其視天下若此其不敢輕惟恐天下之去我也蘇子曰守天下者必有大度非有大度之人則惟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天下斯去之夫不恐天下之去我而謂之度古之大度者宜莫如桀紂桀紂之言曰日亡吾亦亡耳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余以天下未始不可以術留也顧術何如耳始皇隋文是欲留天下而無其術者也其亡也不以留之而去也二世煬帝乃任其自去而不留者也蘇氏論秦之失曰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此誠始皇防之太過余以秦之失多矣三者非秦之所以亡也文帝雖無經國之遠謀亡隋非文帝也

謀臣舊將誅滅略盡本於猜防猶之始皇欲留天下而不得其術計出無聊耳亦非隋之所以亡也夫始皇則猶見秦之取天下如此之難也隋文則猶念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二世之庸闇煬帝之淫縱其不恤天下乃皆與始皇文帝異而煬帝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亡國之言與桀紂若合符節由是言之秦隋之亡雖其君能置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宴然自恣於天下之上甚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法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

姚春木喬處士遺集序

當明末造時東南人士多以文學抱節終老或名著當世或日久湮顯若劉應喬處士適其一人也處士字子阜明諸生父可聘官侍御史名在國史弟萊用詞學直氣著聲

本朝獨處士阨窮畢身既沒累世而其詩集爲怨家所發子孫幾至獲罪是其重不幸爲可悲也侍御有池館在柘溪去城絕遠晚年居焉處士侍父柘溪吟咏自樂不顧俗好時人比之范粲子孫侍御享耆壽年至八十七乃終是爲康熙乙卯而處士以先二年卒年六十一學者私諡孝靖先生處士善於詩當時邑中稱詩者推舉人張坤布衣陶潔而處士與之埒時人尤稱其五言嘗避地至吾郡交幾社諸人又嘗至張莊過故給事中許公譽卿久之乃歸其事皆於詩見之其詩亦於諸人爲近當 純皇帝時詔收天下遺書有司以弗善推行 詔意多摘字句相引罪民間以此連染或至破敗其家後 天子下詔諭人臣之義各忠所事毋庸過諱於是向之詬毀叢集埋没而不顯者迺克湔洗而處士之詩亦出蓋古者士之立節不以

顯晦殊軌而　聖朝取人之善廓然無所私意於其間此非但為人子孫者得以表章其先抑　聖人之所以含容而涵蕩之者其休美豈有涯與予游寶應交處士曾孫德全相聯斯集屬為序引既感其事本末又歎其往來吾鄉而邑之遺書未見有能言之者蓋遺文墜簡零落無數士之隱阨於其時者可勝言哉

毛生甫練伯顏後漢書公卿表序

自太史公仿周譜作表孟堅仍之其後伏無忌黄景延篤等多作表志傳史亦皆闕歐陽永叔修唐書始復為之義法益備自是率增損立矣原表所由作者一代制度政刑世系歲月宗親臣工事狀爵邑拜免除襲紀志傳或書或不得者多錯綜列之既可參考而紀志傳文之繁簡詳畧乃益合體要豈故區分條比為哉范蔚宗後漢書其初作

府本紀表宋熊廣居用攷錄全書與三國志司馬彪續志
效前書爲表十卷雖闕譌脫而鉤貫羅絡亦率有條理嘉
定錢璐之先生嫌其外雜疏陋復博稽山經地志金石傳
記別爲諸表正訛補闕加精密矣然廣居剏始之功不可
沒焉遵平練伯穎行懿而志清學勤而質敏自年十二三
時已涉獵諸經三史能文性嗜考辨尤達官制嘗譔明諡
法考後漢書註刊誤復補爲是書公卿表方伯穎作時實
未見熊錢與萬季野諸書而序說明瞻多合年甫十八遽
卒悲夫嗚呼誠竭其閎傑之材加以歲月充以學識其纂
述可量哉然錢氏譏廣居百官表並載長樂衛尉太子太
傅少傅大長秋司隸校尉等爲不明官制其說信矣而其
所作表乃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隸校尉本武
帝置後罷其兵成帝又省哀帝復置則屬大司空扶風本

主爵都尉與京兆馮翊爲三輔皆無所屬故孟堅有所去取焉至東京則司隸校尉威權重矣而河南尹等七郡又皆其所部且前書表名百官公卿廣居名百官其列京兆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氏則名公卿尤不當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也伯頫此表不列大將軍以不常置既置復罷不知大將軍在東京時爲五府表所不當列者雜號也此則伯頫疏耳至列司隸校尉不列河南尹則其綜貫知審覈不可以年少易焉斯乎學術之通達難也務賅博者說或駁雜近觕其弊常出於單庸浮薄豈爲知本末哉余既悲伯頫以鉅材未成又嘉其深造有遠識長樂温伊初已爲是表序乃別爲論次以發其指云

吳仲倫書抱朴子後　二首錄一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閔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

旨詞辭賤祿利尚高節匡世謬　貴紬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閒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頗有可采者今曰大藥成而白日沖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續古文辭類纂五